

印度佛教復興運動四部曲

劉宜霖

大約在十三世紀左右，佛教被種種惡因緣的蹂躪之下，教法被摧殘得猶如加護病的患者，生命跡象僅剩微弱的氣息。相隔大約7個世紀之後，錫蘭島國孕育出了一名勇士，挑起了拓荒的責任。護法尊者（*Anagārika Dharmapāla*，一八六四—一九三一），一位生在基督教洪流幾乎吞噬了錫蘭佛國的貴族公子，以大無畏之心，跟印度婆羅門教及官方抗衡，歷經廿年爭取菩提迦耶主權及修復聖地古蹟，同時於一八九一年創辦了刊行英、美及東南亞各國泰的摩訶菩提雜誌。儘管歷經了千辛萬苦，爭取菩提迦耶主權的官司最終以敗訴收場，但他的努力卻喚起了全球佛弟子的熱烈迴響，並以此作為印度佛教復興的逆增上緣。

就在護法尊者初到聖地的那一年（一八九一），上蒼也為印度送來了一位復興佛教的使者：安貝卡博士（Dr. Bhimrao Ramji Ambedkar，一八九一—一九五六）。這位與甘地聖雄齊名的印度「憲法之父」，出生在傳

統印度種姓階級制度下的「賤民」，從小嘗盡了種姓制度的種種霸凌。他很清楚唯有脫離婆羅門霸權宗教，印度才能夠擺脫《摩奴法典》的緊箍咒。在積極參政的同時，他也竭力研究各種宗教及思想，最後發現唯有佛教，才是讓印度走向真正和平的關鍵。為了實現這個願望，他特地選在日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四日（也即是阿育王皈依佛教紀念日），率領了印度三十八萬名所謂的「賤民」皈依佛教，為印度佛教復興史揮灑出亮麗的一筆。然而很不幸的，在皈依大典六週之後，他便因過勞及政治壓力而辭世，遺留下一隻群龍無首的運動復興團隊。

大事因緣的接軌，往往是千絲萬縷、一言難盡！安貝卡博士從一九五〇年開始，便與一名英國籍比丘常有聯繫，並於一九五二年在印度正式與之會面。這位僧護比丘（現在的僧護居士，*Sangharakshita*，一九二五一），湊巧為印度佛教之復興，扮演者承前啓後的角色。他青少年時，因閱讀了布拉瓦茨基夫人（*Helena*

Petrovna Blavatsky, 一八三一—一八九一）的《解密伊西斯》（*Isis Unveiled*）而信佛，而布拉瓦茨基夫人，恰好就是護法尊者探究神祕學的啓蒙老師。安貝卡博士往生前，曾積極邀約僧護比丘為他的皈依大典為主持皈依儀式，但遭後者婉拒。不過在安貝卡博士隕落之後，身為摩訶菩提雜誌總編輯的僧護比丘，此時卻義無反顧地接過了復興印度佛教的衣鉢，在另一場皈依大典中度化了廿萬賤民，並從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間，在印度西部積極推動佛教之復興。僧護比丘於一九六七年回到英國後，創辦了西方佛教會之友（Friends of 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, FWBO），翌年創辦西方佛教會（Western Buddhist Order, WBO），而第四位運動復興運動的總舵主，就在一九七一年加入了這個團體。

世友居士（Dharmachari Lokamitra，一九四七—），英國籍。一九七七年十月中英國出家，以離家者（*anagarika*）的身份，身著一襲鵝黃長袍去了印度朝聖兼學習瑜伽，恰巧在龍城西郊的迪克沙布米（Deekshabhoomi，意為「剃度之地」，建築物是一個覆鉢式佛塔），見證了安貝卡博士皈依大典的第廿一週年紀念大會的感人場面。該次的因緣聚會，撩起了他内心巨大的波瀾，從此改變了他的生，也改變了現代印度佛教史。他回到英國之後，僧護比丘委派他到印度龍城

落實安貝卡博士的宏願。世友居士在印度數年之後，發現以家身份在印度弘法有諸多的不便，因此在一八九二年捨戒，從此以居士身份傳播佛慈音以及濟度新佛弟子，為印度佛教復興鞠躬盡瘁至今卅九個春秋。

世友居士在印度這幾十年中，最初主要以弘法為主，因此開始建立了三寶普濟會（*Trailokya Baudha Mahasangha Sahayaka Gana*，TBMSG，是WFBO在印度的分支），目前由這個團體營運的超過廿個弘法中心和四個禪修閉關中心。另外，從八十年代開始營運的「婦孺自助中心」（*Bahujan Hitaya*, *hitaya*意指給予利益；*bahujan*意指無盡衆生）目前共五所，主要收容來自全印貧民窟的婦女、小孩和無依老人，提供他們三餐、醫療和住宿。同樣是從八十年代就開始營業的男女宿舍目前超過四十所，主要為年齡介於十到十七歲的小朋友提供住宿、三餐、教育經費和零用錢。

在步入千禧年之前好幾年，世友居士除了經營原有的計劃及弘法活動之外，更在台灣佛友的捐助下，於那格浦爾購地，積極開闢佛教復興的第二大本營：龍世學園。他認為想要以最和平的方式永續經營和復興佛教，培育人才是關鍵，於是在二〇〇一年，開始了第一階段的培訓計劃，招收來自印度各地的新佛弟子，全額贊助他們接受一年的住校培訓課程。令人欣慰的是，這個計

劃目前已經逐漸看到成果。與這個計劃齊頭並進的，還包括在浦那建立的贍部洲信託基金 (Jambudvipa Trust)，主要培訓社工投入社區服務及救災等工作。

一〇一二年中，世友居士意識到印度經濟起飛，加上自己年紀日增，故而在未籌措足夠資金的情況下，便迫不及待地積極建設硬體，作爲第一階段培訓計劃的宿

太虛大師法語

等無間緣，等者同類爲義，無間者無間隔義，以

先後兩同類法中無所間隔故。——世人以色法有空間分位，而心法但時間分位，——如佛法中說一念一剎那，皆指極短的時分，謂一生即滅，此時間中謂之一念心，一剎那心。心法之生滅並非單純，故曰一聚。

要前一聚心法滅下，後一聚心法始能生起，即如意識生起，前一剎那意識心聚未滅，則後一剎那意識心聚不生，此前念之滅，即後念能生之緣，故心法無空間關係，惟有時間關係。然此念念開導，不必連接無斷，而以中無間隔故曰無間。時分是依心識流動剎那生滅而假設，吾人平時所覺心境，皆現前生滅相續之意識境，至無意識生滅時，如睡眠無夢，或一小時乃至一年，皆無時間相可得。是故空間是物質假相，時分

是心法生滅假相。

因緣所生法，即宇宙萬有諸法。依佛法義，世間諸法皆因緣生，空無自性。世或言上帝造成，或言大梵天生，或言地水火風所生，或言陰陽太極生，或言原子電子生，或說由虛空生；佛法不如是，以是諸論，皆執一端故。蓋凡因緣，亦所生法，即阿賴耶種子亦所生法，是故一切法皆因緣所生。而因緣又即爲一切法，此關係之衆緣無際無盡，故佛法明因緣生諸法真象，無邊無中，無始無終，一切分別對待之所執，皆安不上。世間之所執，於佛法明因緣所生法義上，都打破之。」（《太虛大師全書》第一冊，頁廿九）

舍及教學建築。然而令人擔憂的是，這幾年來印度物價快速飆升，工程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建建又停停，所幸仰賴多方善信（尤其是台灣）的鼎力支持，目前硬體設備大部分已經完成，但資金尚缺。故而懇祈諸位大德，力行佛陀同體大悲的精神、落實布施波羅蜜，共同圓成此一善舉。